



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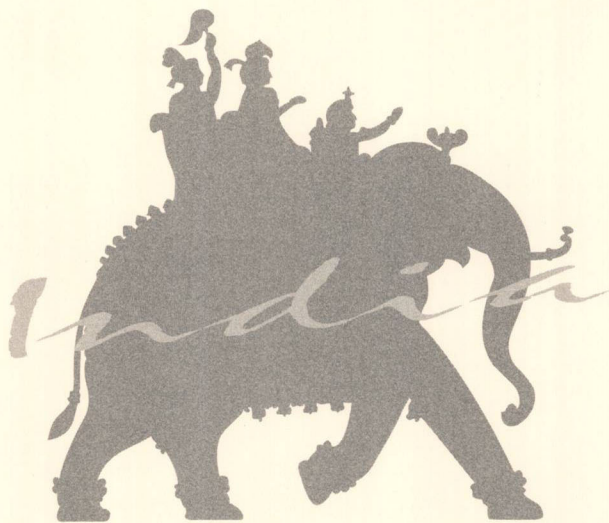
郭建龙·著

作者跋涉两万多公里，走遍印度70个城市、上百个景点
在印度的历史与现实间穿行

从历史、政治、社会等多个角度深度观察印度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印度, 漂浮的次大陆

郭建龙·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 漂浮的次大陆 / 郭建龙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8-11838-5

I. ①印… II. ①郭… III. ①文化史—印度 IV.
①K35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196 号

印度, 漂浮的次大陆

郭建龙 著

-
- 策 划 者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王长刚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48
字 数 262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838-5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引 子 漂浮的印度 / 1

第一部 消失的文明和雅利安情结：原始宗教的印度 / 13

- 第一章 英国逃兵和美国疯子遭遇古文明 16
- 第二章 穿越历史的岩画 24
- 第三章 几千年前的白种人入侵 30
- 第四章 史诗时代 39

第二部 在佛陀和大雄的光辉下：佛教和耆那教的印度 / 47

- 第五章 生自尼泊尔 49
- 第六章 佛陀的苦行、顿悟和反叛 56
- 第七章 与佛陀同时代的大雄 65
- 第八章 希腊人来了 72
- 第九章 孔雀帝国的统一和阿育王的救赎 81
- 第十章 帝国之后 92

第三部 从中国刮来的旋风：游牧的印度 / 103

- 第十一章 蝴蝶效应从中国发端 105
- 第十二章 中亚和印度：蛮子的欢乐 112

第四部 古典主义和中世纪：印度教的印度 / 123

- 第十三章 玄奘的印度世界 125
- 第十四章 北印度的中世纪 141
- 第十五章 西南印度的变迁 150
- 第十六章 最纯正的南印度 158

第五部 蒙古？突厥？印度！：伊斯兰教的印度 / 167

第十七章	德里的旧城堡	169
第十八章	空城汉皮和南印之殇	180
第十九章	我来自成吉思汗，也来自帖木儿	190
第二十章	阿克巴的种族融合	200
第二十一章	普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208
第二十二章	齐斋皇帝的帝国黄昏	215

第六部 公司、总督和女皇：基督教的印度 / 223

第二十三章	西方人来了	225
第二十四章	两个东印度公司的战争	232
第二十五章	南印度的沦陷	247
第二十六章	在自己国土上叛乱的皇帝和女王	263
第二十七章	两个女皇的悲喜剧	277
第二十八章	让殖民地成为历史	282

第七部 统一的代价：多数分享的现代印度 / 293

第二十九章	耻辱的起点	295
第三十章	土邦的命运	301
第三十一章	分离者的宗教	308
第三十二章	当刺杀成为惯例	315
第三十三章	全被通胀那巫婆吃掉了	323

附 录 旅行到达的地方以及在书中出现的章节 / 333

引子 漂浮的印度

如果见惯了国内海关,那么从尼泊尔的白拉瓦(Bhairawa)过境到印度的苏瑙里(Sonauli)时一定看不惯。这里没有威武的武警、严肃的大厅和冷冰冰的安检仪,更没有排队焦急等候检查的人流,只是在连接两国的公路上树了两个门楼,如同北京前门的牌坊一样,行人可以直接从下面穿过,悠闲地越过边境。从尼泊尔到印度,就像是从小东头走到小西头一样自然。

实际上,这里的大部分过境者根本不需要护照。印度和尼泊尔对于对方的人民是开放的,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偶尔会看见几个警察在大街上走着,但也更多像摆设,没有太多实际用处。

对于我这个来自非南亚国家的游客来说,护照还是需要的,但并没有人检查护照和行李,也没有人告诉我到哪里去盖出入境章。于是我背着巨大的行囊,来来回回穿越在边境寻找盖章的地方:最初,我还没有找到尼泊尔的移民办公室(在那儿盖出境章),就已经过了牌坊走进了印度境内;我主动走向一位拿着警棍的印度警察,这位老兄很不情愿地听我询问,然后告诉我:“你走过了,你应该往回走,过了第二个牌坊,向右拐,就能找到尼泊尔人的办公室。”

于是我背着包又回到了尼泊尔,在右边果然有一个小小的带花园的建筑,一个中年男人正躺在椅子上晒太阳。我进了屋,

一位年轻的女士接待了我，让我填了份简单的表格，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拿着护照找到那位晒太阳的男人。男人接过护照，用笔在上面龙飞凤舞地一画，就算签了名。

有了尼泊尔的出境章，我又返回了印度境内，开始寻找印度的移民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在入境的牌坊下，而是在距离边界两三百米的地方。在别人的指点下，我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小卖部中间发现了很不显眼的移民办公室，屋子里如同肉铺一样放着一个案板，案板背后坐着两个不显眼的移民官员。

“你是入境，还是出境？”我还没有开口，一位留着胡子的官员就问道，“入境？你要填一张表。”他给我一张有着密密麻麻问题的表格，不仅要填我的名字，还包括我父亲的名字、入境的动机、返程的机票，等等。开始还是我自己填，后来他不耐烦了，就拿过去帮我填。完事后盖了个章，伸出手，说道：“欢迎来到印度！”

办完入境手续，我边走边想，一个外国人如果不是像我这么守规矩，完全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大摇大摆地出境玩几天，再回去，估计不会有任何麻烦。不管是尼泊尔一侧，还是印度一侧，移民官的脸上写的都是：你爱办不办，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这就是印度，我计划已久的目的地。在我脚下的是历史上的一条重要道路：

2500年前，一位夫人带着随从从附近北上，在一棵大树下，产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是印度第一位脱离了神话的历史人物，然而后世却又将他放回神话之中，变成了全世界崇拜的一个符号。^①

^① 指摩耶夫人在蓝毗尼诞下释迦牟尼。后文依次指阿育王、法显、玄奘、莲花生大士、阿底峡。——编者注

2200年前,一位伟大帝国的国王同样从附近北上。在那位夫人曾经产子的小花园里树立了一根石柱:万神宠爱的毗雅达西国王(阿育王),在他统治的第20年,亲自来此朝拜,因为这是佛陀诞生的地方。为了纪念和崇拜,国王立下了这根石柱,并将蓝毗尼村(Lumbini)的租税减为八分之一。

1600年前,一位中国僧人历经千辛万苦,经过这里前去寻找那根石柱和那个废弃的花园。

1300年前,另一位更加著名的中国僧人再次找到了这个地方,在返回东土后,留下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

1200年前,一位印度僧人也从附近进入了尼泊尔,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了一个封闭的世界——西藏,这位僧人也因此被西藏的人们尊崇为第二佛陀。

900年前,还有一位印度僧人也可能来过这里,后来进入了西藏的古格王国地区,将在西藏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的佛教信仰再次带入了高原,完成了“上路弘法”。

几百年前,英国人从这里经过,企图占领尼泊尔,与廓尔喀人作战。

而现代,这里是一条重要的朝圣之路,连接着佛陀的生与死——他生于蓝毗尼,死于拘尸那罗(Kushinagar),而口岸恰好在两地的中间。

从地理上讲,印度所在的次大陆是整个亚洲大陆最封闭的地区。它屈居一个半岛上,依靠着高耸的山脉和茂密的丛林,与亚洲的其他部分隔绝,保持着超然的传统。

在4亿年前,这片广袤的土地并不在现在的位置上,而是属于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这片大陆不仅包括了印度半岛,还包括

了大洋洲、阿拉伯半岛、南美洲、南极洲和非洲大陆。在 9000 万年前,形成现代印度的那一部分陆地从冈瓦纳古陆分离出来,进入了漂移状态,不顾一切地一路向北,在 5500 万年前与亚洲大陆相撞,并形成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

人们普遍以为,到这时它就结束了漂浮状态。然而,它仍然在漂浮,以前是在地理上的,而现在,则是在社会学上的:这里的人文是如此丰富多彩,与其他地方绝不相似;这里的宗教和信仰也是多元的,一直到现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仍然如此丰富,不管是外界的资本主义,还是各种享乐思潮,都无法将印度人完全同化;他们惬意地保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每一次外来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于是,印度如同一个漂浮的文明出现在人们面前,它穿着纱丽,练着瑜伽,谈论着玄之又玄的精神信仰……当然,它不是隔绝的,当人们被它的文化所吸引的时候,它却又讲着英语、玩着鼠标出现了。在印度,年轻人忙着玩脸谱(Facebook),男男女女都喜欢网恋,可他们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在那儿我最常被问到、也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你们中国人怎么会是无神论者?你们难道不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这个多面的印度是如何形成的?在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这还得从印度次大陆加入亚洲之后的地理上去了解。

造物主如同是最优雅的艺术师,将这块次大陆打造成人间飞地,几乎与世隔绝,让居住在次大陆上的人民自得其乐。在它的北面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条世界最高的山脉使得普通的鸟类也难以飞越。南面则是浩瀚的印度洋。它的西面,在如今的巴基斯坦的西侧,分布着连绵的山脉和沙漠,将它与波斯人的地盘(如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一带)分开,很少有人能够逾越障碍,前往次大陆。它的东侧除了大海之外,就是缅甸的密林,那里是

老虎、大象、猴子生存的天堂，却不利于人的生长。

理论上，一旦占领了次大陆，就可以在一个几乎没有外患的环境中生存，印度次大陆也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一块人间飞地。

可历史上，这里却是遭受入侵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超过了亚洲的其他地区，甚至比欧洲都要多。欧洲、中亚、东亚的势力都对印度次大陆有过入侵，地理上的隔绝和历史上的频繁联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印度具有了五花八门的色彩。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印度次大陆是遭受入侵最频繁、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那些入侵者和文化使者又是如何进入这块与世隔绝的次大陆的？

答案是：从那几条拥有着悠久历史的道路。几条路连接了印度次大陆和外界，也成为外界入侵的桥梁。但是，由于这几条路路途漫长而艰险，以至于一个入侵者一旦占领印度，就能够长期占据下去，直到下一个入侵者的到来。

在飞机发明之前，要想进出印度次大陆只有四条路。

造物主虽然用巨大的山脉把印度次大陆隔离出来，可人类的伟大超出了造物主的控制，以至于从远古时期开始，印度次大陆就出现了这四条与外界沟通的道路。这些道路被如此频繁地使用，才使得印度次大陆成为世界上遭受入侵最多的地区。

使用最频繁的一条是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相连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道。

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是高山和沙漠，特别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世界上最高的两条山脉在此汇集，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分别拥有世界第一高峰和第二高峰，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条拥有8000米以上海拔山峰的山脉。这两条山脉在中亚打了个

结,如同拴在一起的两根飘带。这个结位于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境内,结的西部是另一处高山——兴都库什山脉。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将印度和中亚、印度和中国分开。

然而,在西北部的万山丛中,却有几条隐秘的通道将印度次大陆和中亚连接起来。这几条通道中最著名的要数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Bolan Pass)。特别是位于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awar)和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alalabad)之间的开伯尔山口,更是进入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通道,它的海拔只有1000米左右,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过。如今,这里也是反恐战争的最前线,塔利班、基地组织藏身于山口附近的群山之中,与美国人和巴基斯坦军队打着游击,成为世界的噩梦。

当人们发现了开伯尔山口道后,这里就成了进出印度次大陆的最典型路径。实际上,自古以来所有大规模的入侵都是从这个宽度只有几百米的山口发起的。一旦越过了这个山口,入侵者就如同潮水一样散开,铺向整个印度次大陆。

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帖木儿帝国的帖木儿大帝、莫卧儿帝国的巴布尔大帝,甚至更早的、不知名姓的雅利安人都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探索甚至征服印度之路的。印度也由此成为一个多彩的地方,深受世界各地的影响。雅利安人带来了宗教,希腊人带来了艺术,从东亚出发的人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了两个伟大的帝国^①,伊斯兰教也曾经统治印度数百年。印度如同是一个万花筒,向人们展示着纯粹印度文明的同时,也折射出世界各地的影响。

与此同时,也是通过开伯尔山口,从印度方向也出现了几次

^① 指帖木儿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编者注

对外扩张。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莫卧儿王朝的沙·贾汗、锡克王国的国王兰吉特·辛格,以及从印度出发试图征服阿富汗的英国人都是从这里出发,向中亚进军。

可以说,开伯尔山口是印度次大陆与世界联系最著名的桥梁,也是一条征服者必须占领的道路。我们不妨称它为“征服之路”。

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朝圣之路”和“文化之路”,法显、玄奘等中土的高僧大多都是通过此道到达印度的,而希腊风格对于印度的影响、伊斯兰教对于印度的重塑,也都是通过此路完成的。

第二条路,则是“贸易之路”,也有人称之为“海上丝路”。这是一条印度南方与世界交流的道路。印度的南方从地理上说很难与世界沟通,它三面环海,北面被德干高原、东西高止山脉与北印度隔开。这里的文明也是印度最本土化、最纯粹的文明。不过,要以为这里真的与世隔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南印度的富裕不亚于北印度,甚至更加发达,它在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印度教文明的同时,还产生了繁荣的商品经济。

在南印度产生了发达的航海业,打破了地理的隔绝,使得印度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在这里,西方的金银得以用船只转运到东方,东方的香料、丝绸和瓷器则被卖到西方。以南印度为中间点,这条贸易之路向东延伸到了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中国,向西则延伸到了西亚、埃及、东非,并经过西亚的转运直抵君士坦丁堡,或者经过地中海到达西欧各国。

南印度对于世界贸易影响之大,还反映在印度教对于东南亚的再塑造上。由于印度垄断了通往东南亚的贸易,印度商人也遍布东南亚,将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带往了东南亚地区,塑造了

现代的东南亚文明。于是,东南亚有了另一个名字——印度支那(Indochina),将印度和中国两个词拼接在一起,反映出两个大国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如果继续细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西部和南部受到印度的影响更大,而越南、新加坡、缅甸北部等地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大。

从历史上来看,这条繁荣的贸易之路超过了中国西部的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世界贸易体系中最重要道路之一。

如果说,前两条路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那么剩下的两条路的影响力则是区域性的。第三条,就是我走的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之路。这条路沟通了喜马拉雅山两侧,使得另一个更加封闭的区域——西藏,得以和世界交流,并把印度的佛教引入了西藏,使之成为世界佛学的中心。

大约相当于唐代的时候,西藏的吐蕃在汉地的禅宗和印度的佛教之间作出了选择,将印度佛教变成了它的国教。之后的1000多年里,西藏的许多高僧大德都来自于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区,从西藏神圣的莲花生大士,到振兴阿里的阿底峡都是如此。甚至在北京白塔寺建立了白塔的尼泊尔僧人阿尼哥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西藏,再北上到北京的。

正因为第三条路在佛教传播和保存上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佛教之路”。需要说明的是,并非只有这条路传播了佛教,东南亚也有许多佛教王国,它们是从第二条路获得这种信仰的。

第四条路,有人将之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而自从现代人发明了“茶马古道”一词,也有人将其归纳为茶马古道的一部分,而我更愿意称之为“丛林之路”。这是一条最少被研究、影响也最小的路。它在印度的东北角,经过缅甸的重重密林,到达中国的云

南、贵州、四川,或者进入东南亚。

这条路见诸历史,最早是在张骞出使西域时期。公元前128年,张骞在西域见到了四川出产的产品,并得知这是当地人在印度交易得来的,因而大胆推断有一条经过四川、云南到达印度的贸易之路,于是在回国后建议皇帝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通道。

到了公元69年的东汉时期,政府已经在如今云南边境地区设置了永昌郡,其辖区进入了现在的缅甸境内。

抗日战争时期,“丛林之路”又变成了另一种传奇,与英美配合作战的中國远征军大都沿着这条路进入缅甸,开展对日军事行动。

这四条路对于印度对外交通的垄断一直持续到了现代,飞机发明后才改变了这样的局面。现在大部分外国人进入印度,都是通过飞机,以至于印度使馆在审查签证申请时,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返程的机票。而对于从尼泊尔申请签证的外国人来说,大都是准备从陆路进、陆路出的,他们提供不了返程机票,于是,加德满都(Kathmandu)的旅行社大都由此开辟了一项新的生意:代客做假机票。签证官如同与游客有了默契,只要提供机票,不问真假就发签证。这或许反映了印度官僚制度的一个侧面:规矩死板,却不得不遵守,哪怕是假装遵守也行。

我的签证也是在尼泊尔获得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印度签证不是从进入印度的第一天开始计算时日,而是从拿到签证的那一天开始,那个小小的计时器就开始滴滴答答作响,两个月后自动过期。为了节省时间,我在拿到签证的当天夜里,就坐汽车去了边境,以至于在尼泊尔的朋友都奇怪为什么我要这么着急。

他们不知道我的计划:印度国土广袤,一般来说,没有四五个

月是不可能将它基本游览一遍的，而我却想用两个月时间完成环游，将它的几大文明区域一网打尽。

当人们看中国历史时，往往会发现一个大的文明包含了几个地理上的区域文明中心，它们分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文明区域，这个区域还包括现在的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北京等地，并最远到达湖北；以西安为中心的关陇文明区域，这个区域从西安向西和向北延伸，基本上覆盖了如今的西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文明区域，主要在四川，并包括了云南、贵州、重庆的一部分；以苏杭为中心的江东文明区域，包括了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文明区域，包括了广东、广西，以及福建的一部分。

其中岭南文明区域和川蜀文明区域是最具地方特色、集权官僚制色彩最浓的区域，也是我最喜爱的两个区域。

印度也和中国类似，虽然我们将整个印度次大陆划分为一个文明，可是，其下却又包含了三个区域文明中心。以德里(Delhi)为中心的北印度，在历史上，这个区域文明的中心城市曾经出现过变迁，从比哈尔邦(Bihar)境内的王舍城(Rajgir)移到了后来的华氏城(现在的巴特那,Patna)，再到后来的方邦境内的马图拉(Mathura)，以及曲女城(现在的卡瑙季,Kanauj)，伊斯兰教徒到来后才选择了德里，此后还曾经定都德里南方的阿格拉(Agra，一个属于泰姬陵的城市)，最后又回到德里。南方则包括了两个文明中心，一个是以马杜赖(Madurai)、坦焦尔(Tanjavur)为中心的东南部文明中心，一个是西南部文明中心——贝鲁尔(Belur)、赫莱比德(Halebid)、汉皮(Hampi)、帕塔达卡尔(Pattadakal)都曾扮演过文明中心的角色，一直延伸到孟买(Mumbai)一带。

如果继续和中国作比较，那么印度北部区域文明相当于中国

的中原文明,东南文明中心相当于中国的岭南文明,而西南文明则相当于中国的川蜀文明。

除了这三大区域文明之外,印度还有许多散落的小区域,最著名的两个是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东部的奥里萨邦(Orissa),它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湖南、东北,历史上相对独立,影响力较小,却留下了许多色彩缤纷的故事和遗迹。

对我来说,用两个月来环游印度无异于一次狂妄的挑战。好在,好奇心仍在;好在,印度那多彩的次大陆吸引着我;好在,我想知道这个次大陆是如何从古代走到今天,又如何能在宽容、融合的背景下崎岖前行的,它将走向何方。

于是,这两个月成了我最繁忙的两个月。我坐了上百次的长途汽车,爬了十几次火车,有五分之二的夜晚是在长途车上度过的,转了70个印度城市,涵盖了印度全境。在这两个月里,我只有三次说中文的机会,却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旅行者和背包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都被印度的色彩所吸引。在这儿,我还遇到了无数的印度人,与他们一起睡过车站、吃过饭,说笑过、开心过、打闹过,在城市、农村、风景之间穿梭着,体会着印度的现在与从前。

回到中国,我花了很久才逐渐从对印度的回忆中挣脱出来,意识到那只是一次旅行,而我,还将生活在中国,给我的朋友们写印度的故事。

